



傷寒尚論編

十部
239
/



明
歸
卷
239





樵李徐忠可先生訂書林 李秀芝 朱誠甫 梓行



喻嘉言先生傷寒尚論篇全書

一刻新編正仲景原文 一刻尚論原篇 平安城銅駝坊
一刻挾疑十五問答 一刻新著傳經圖論 書林博古堂重梓
一刻一百十三方發明

喻氏尚論篇序

上古之世未有儒也所謂
通天_{スル}地人者巫與醫而已
巫咸始為巫號為神巫其
事守逮夏商未改顓頊命

南正重爲司天以屬神北
正黎爲司地以屬民絕地
天通亦神巫之屬也洪荒
以後彷彿劫初成時光音
天來下化生世界地夫未

隔民神不分故當少皞失
政帝得命官以司之屬之
重不上天安能司天黎不
下地安能司地顧溺習見
聞以爲宗伯司徒之官而

上天下地後人之所以寵
神其祖夏蟲語冰曷足怪
乎神農嘗百草黃帝作內
經伊摯製湯液天子宰相
皆醫師也皆醫官也以黃

帝之聰明狗齊稱岐伯爲
天師其所論難窮極天地
分列陰陽儒者雅言三墳
之書言大道者唯醫經在
焉豈非窮神知化通天地

序三
人之極致乎自周公以司
巫醫師分屬六官而巫醫
之任漸輕自孔子以魯國
之儒統承斯文而巫醫之
道漸隱其降而爲方技不

得與儒齒則自范曄始也
東漢之末巫術熄而道教
立天師之劔印遂與竺墳
魯誥鼎列爲三要其冥通
玄感驅風雷斥神鬼不過

序四
古者神巫之能事巫之名
闕於道而其教跡則託於
道而益尊若漢以後之醫
則不能自立壇墀而咸寄
跡於儒儒者窮研經術深

談性命俎豆於賢人之間
而醫不出方技之列若近
代之劉張李朱本朝之戴
元禮滑撻寧王仲光皆真
修壹行方聞經國之大儒

序五
曾不得攝齊扱衽廁跡儒
林道學之間醫之託於儒
不若巫之託於道也蓋已
久矣吾晚而得見嘉言喻
先生其爲人則盧照隣之

贊孫思邈所謂道洽古今
學通術數高談正一則古
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
之維摩詰也著尚論篇發
揮仲景之精微補正叔和

之遺闕叅以妙悟得之神
解甲乙千金之書未能或
之先也吾觀其論大青龍
湯一章以其雷雨滿盈飛
騰蕩滌之神用縮而爲小

青龍則龍首藏於龕蠟馴
而爲越婢一則龍身化爲
絲絃白虎以成其對待真
武以鎮其奔佚通天之手
眼馭龍之心法旁見側出

孤映絕照千載上下豈非
有神者告之隆墀永歎遠
壑必盈取喻於晉重耳越
勾踐之反國折肱知醫論
蠱喻政思深哉古之上醫

也嗟夫不通天地人不可
以言儒不通天地人不可
以言醫昔人有言以至精
至微之道傳之以至下至
淺之人儒以學術殺天下

醫以經方殺天下民用天
扎物用疵癘鬼神不享祀
而風火刀兵之劫繼作豈
細故哉吾嘗搜緝國史以
周玄真張鐵冠之流爲高

道以原禮攫寧之流爲儒
醫於禪之冒儒者解其駸
而歸禪於儒之冒儒者訂
其實而歸僞排續甫就劫
火及之知天之不欲使與

史事也遂釋然忘其所有
事讀嘉言之書於吾心有
戚戚焉不揆愚誕率意而
敘之如此世之君子得其
書者當深思而自得之無

以爲親見揚子雲言貌不
能動人而笑吾言之無當
也先生姓喻氏名昌南昌
之新建人嘉言其字也重
光單闕之歲相月二十八

日虞山蒙叟錢謙益謹序



尚論篇自序
混茫初開聖神首出民用未興藥草
先備醫道之闕性命為何如哉軒轅
帝尊其臣岐伯為天師每聞典要必
載拜敬受金匱玉函珍藏其文由茲
神工繼起倉扁而下代有傳人或發

尚論篇自序
混茫初開聖神首出民用未興藥草
先備醫道之闕性命為何如哉軒轅
帝尊其臣岐伯為天師每聞典要必
載拜敬受金匱玉函珍藏其文由茲
神工繼起倉扁而下代有傳人或發

原序一

揮方書或抽揚脉理非不燦然天地
間然能神悟於靈蘭之先獨探夫洪
濛之秘從無文之文解畫前之卦使
讀者因象得義因義得神冥入無垠
顯傳衣帶則曠世以來未易覲也輓
世道降術弁醫事之不振久矣昌一

人卽身為標言為的而獨吹無和少
見多怪此理一晦黑若夜行心竊憂
之於是杜門樂饑取古人書而尚論
之然而泛涉則管窺蠡測終身莫殫
攬要則玄珠妙諦同象可求不知古
人與我俱範圍於道者也同於穆然

無朕中而剖抉性命之微古人所言
皆我固有觀天之道觀我之生機非
相貸古人既往有我負荷韞藏待剖
棼絲待理責難他諉昔阿難問世尊
曰古佛以何人為師世尊答曰以吾
為師此即誕生所指天上天下惟吾

獨尊之旨可見吾之分量天地古今
莫得而圍但非昌之所敢舉揚者也
昌意中祇求精神呼吸實與古人潛
通一脉若啓迪於愚衷稟承於覲面
凡有闡述一如陽燧方諸之得水火
天然感召泯絕思議於以快吾尚論

之本懷耳。雖然高明之弊，說經創解，其事多僭固陋之弊，牽文襲義，其事多竊。惟僭與竊一念，好名終古貽害。覆轍相尋，可無懼乎。昌不揣嘗慨仲景傷寒論一書，天苞地符，為衆法之宗，羣芳之祖，襍以後人知見，反為塵

飯土羹，莫適於用。茲特以自然之理，引伸觸類，闡發神明，重開生面，讀之快然，覺無餘憾。至春溫一症，另關手眼，引內經為例，曲暢厥旨，究不敢於仲景論外旁溢一辭。後有作者，庶不為冥索旁趨，得以隨施，輒効。端有望。

馬顧窮源千仞進求靈素難經甲乙
諸書文義浩渺難以精研用是參究
仲景金匱之遺分門析類定為雜證
法律十卷覃思九載擬議以通玄奧
俾觀者爽然心目合之傷寒論可為
濟川之舟楫烹魚之釜鬻少塞吾生

一日之責即使貽譏於識者所不辭
也夫人患無性靈不患無理道世患
無理道不患無知我古君子執理不
阿秉道不枉名山國門庶幾一遇氣
求聲應今昔一揆是編聊引其端等
諸爝火俟夫圓通上智出其光華於

以昭徹玄微與黃岐仲景而合轍昌
也康批在前有榮施矣

肯

順治戊子歲孟夏月西昌喻昌嘉言

甫識



尙論全書序

上古論病七情六氣雖有
分名無傷寒專書謂人感
異氣而病作寒止異氣之
一也然諸病遷延引日唯
傷寒殺人最速則病氣之

行于經絡臟腑或緩而可久或急不能延此有故矣于是內經就風寒暑溼燥火分列而言者仲景獨挈寒而專言之若傷寒之病機不惟異于七情內傷并

異于六氣中之暑溼燥火風而雜證與傷寒天下始曉然別為兩途則仲景之功寔軒岐後一人而已然仲景之書文義簡奧後人編次未免錯亂于是註釋

家隨文敷衍不能深入有志者循經辨證龐雜難求自喻師尚論屬詞比類通體會悟爲之正其編次搜剔隱微後學研幾庶有端緒不致望洋而退則仲景

功臣寔喻師一人而已惜仲景原文當皆不另刊一
目而積習之聞見翻譯唯
艱且何以使明敏之士因
其詮次而玩其白文別出
手眼也予是以有原文補

刊。又就證論方。不及隨方。析義。則有數證。而合一方。或一方。而治數證。猝難體認。且何以使學者。因方而悟。出入增減之機。以通之于雜證。予是以有二百十

三方。發明其間疑義。愈駁愈明。不嫌煩複。予是以簡筭中所存。喻師十五問答。附刻發明。後至于傷寒傳經雜證。不傳經。傷寒逆傳。而行速。雜證不傳經。而變

氣種種微奧平肯不能指
掌而譚臨證焉能斷斷無
惑予是以祖華元化運氣
圖而詳傷寒傳經雜證不
傳經之故俾學者一望了
然因明補瀉之理然其說

似翔難于曉暢幸升菴兄
留心最切相為辨難使從
來未及之論如居恒日用
之譚今另作或問合而梓
之學者于此按圖論而經
絡相傳昭悉如鏡詳原文

知○編○次○苦○心○讀○尚○論○仲○景○
之○心○傳○悅○然○在○目○讀○發○明○
知○方○藥○之○斟○酌○別○有○圓○機○
而○十○五○問○答○更○見○圓○通○豈○
不○成○全○書○乎○此○予○之○幸○亦○
後○學○之○幸○也○特○為○之○序○以○

誌快云

康熙戊申嘉平月樞李徐
彬忠可甫題



重訂尚論篇序
自古言博綜者必推典墳
丘索則靈素實先資焉逮
龍門為史學宗而列太倉
專傳神明之事千古炳燁

序一

涉忠何甫啟
東照文申嘉平民辭李翁
請外云

然後知黃農大聖人之統
精微要渺苟非其人安能
窺其閫闥溯其源流也哉
西昌喻嘉言先生慨道降
術升取金匱玉函之秘引

伸發揚靡不畢粹而於傷
寒尚論一書綱舉目張披
荆扶髓將千百年以來若
朗若晦之義一旦如覺晨
鐘而觀日月真不啻仲景

序二

復生タモ尤モ古今絕業也。昨歲
忠有徐子然カ余言ラ曾テ以テ百
十一三方カ後明ラ問レ世ニ茲復タ評
先生是篇授ラ諸梓ニ而並行
之妙理ニ發レ偶ニ學者ラ讀ニ其

書ラ燦タ若ク合璧ニ駟ニ珠ニ源ニ委ニ調
晰ニ無ラ不レ眉ニ列ニ星ニ陳ニ者ラ噫ニ嘻
尼山素王ハ丘明素臣ナリ余於テ
是書ニ強ク心ニ有ニ是ニ目ニ矣ニ且ニ余
聞ク喻ク先生ノ曾ニ羅ニ萬ニ卷ニ學ニ貫ク

序

序三
天人方其抱道而隱虞山也
也虞之士大夫北面而問
業者戶外履常滿至今當
禍頌揚勿替夫以是人而
有是書則信哉黃農大聖

人之統非其久莫窺耳獨
是徐子發明之刻亦既戶
誦而家師之今之復梓是
篇也豈惟不自聖哉蓋於
壽世之者若惟懼其有剩

序四

義遺珠而不_レ亟_レ為_レ援拯
計_レ者嗟乎徐子於是為不
可_レ及余之竊附_レ朱藍也亦
大_レ樞素心矣
人時

康熙戊申嘉平月西泠陳
師錫升菴氏題



尚論篇重編三百九十七法總目
 卷之一 太陽經上篇 計五十三法
 卷之一 太陽經中篇 計五十八法
 卷之一 太陽經下篇 計二十四法
 卷之二 陽明經上篇 計三十九法
 卷之二 陽明經中篇 計三十一法
 卷之二 陽明經下篇 計三法
 卷之三 少陽經全篇 計二十一法
 卷之三 附合病 計九法

尚論篇重編三百九十七法總目

卷之一 太陽經上篇 計五十三法

卷之一 太陽經中篇 計五十八法

卷之一 太陽經下篇 計二十四法

卷之二 陽明經上篇 計三十九法

卷之二 陽明經中篇 計三十一法

卷之二 陽明經下篇 計三法

卷之三 少陽經全篇 計二十一法

卷之三 附合病 計九法

尚論篇 總目

童而習之。白首不得其解。雖有英賢輩出。卒莫能舍。叔和彊眈。追遡仲景淵源。於是偶窺一斑者。各鳴一得。如龐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祗和。王實之流。非不互有闡發。然不過為叔和之功臣止耳。未見為仲景之功臣也。今世傳仲景傷寒論。乃宋秘閣臣林億所校。正宋人成無已所詮註之書也。林億不辨朱紫菽粟。謂自仲景于今八百餘年。惟王叔和能學之。其間如葛洪。陶景。胡洽。徐之才。孫思邈輩。皆不及也。又傳稱成無已註傷寒論十卷。深得長沙公之秘旨。殊不知

林成二家過於尊信叔和。往往先傳後經。將叔和緯翼仲景之辭。且混編為仲景之書。况其他乎。如一卷之平脉法。二卷之序例。其文原不雅馴。反首列之以錯亂聖言。則其所為校正。所為詮註者。乃仲景之不幸。斯道之大厄也。元泰定間。程德齋作傷寒鈴法。尤多不經。國朝王履并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亦竊疑之。謂仲景書甚平易明白。本無深僻。但王叔和雜以己意。遂使客反勝主。而仲景所以創法之意。淪晦不明。今欲以傷寒例居前。六經病次之。類傷

寒病又次之。至若襍病襍脉襍論與傷寒無預者皆
畧去計得二百八十三條。并以治字易法字而曰二
百八十三治。雖有深心漫無卓識亦何足取。萬曆間
方有執著傷寒條辨始先卽削去叔和序例大得尊
經之旨。然未免失之過激。不若愛禮存羊取而駁正
之。是非既定功罪自明也。其於太陽三篇改叔和之
舊以風寒之傷營衛者分屬卓識超越前人。此外不
達立言之旨者尚多大率千有餘年。若明若昧之書
欲取而尚論之如日月之光昭宇宙必先振舉其大

綱然後詳明其節目始爲至當不易之規。誠以冬春
夏秋時之四序也。冬傷於寒春傷於溫夏秋傷於暑
熱者四序中主病之大綱也。舉三百九十七法分隸
於大綱之下然後仲景之書始爲全書。其冬傷於寒
一門仲景立法獨詳於春夏秋三時者蓋以春夏秋
時令雖有不同其受外感則一自可取治傷寒之法
錯綜用之耳。仲景自序云學者若能尋余所集思過
半矣。可見引伸觸類治百病有餘能况同。下外感乎
是春夏秋之傷溫傷熱明以冬月傷寒爲大綱矣。至

傷寒六經中又以太陽一經為大綱而太陽經中又以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為大綱向也大綱混於節目之中無可尋繹祇覺其書之殘缺難讀今大綱既定然後詳求其節目始知仲景書中矩則森森母論法之中更有法即方之中亦更有法通身手眼始得一一點出讀之而心開識朗不復為從前之師說所燻浸假繇其道而升堂入室仲景彌光而吾生大慰矣知我罪我亦何計哉

尚論仲景傷寒論先辨叔和編次之失

嘗觀王叔和彙集扁鵲仲景華元化先哲脈法為一書名曰脈經其於仲景傷寒論尤加探討宜乎顯微畢貫曲暢創法製方之本旨以啟後人之信從可也乃於彙脈之中間一彙證不該不貫猶曰彙書之常也至於編述傷寒全書苟簡粗率仍非作者本意則吾不知之矣如始先序例一篇蔓引贅辭其後可與不可諸篇獨遺精髓平脈一篇妄入已見總之碎剪美錦綴以敗絮盲瞽後世無繇復覩黼黻之華況於

編述大意私淑原委自首至尾不敘一語明是賈人居奇之術致令黃岐一脉斬絕無遺悠悠忽忽沿習至今所謂千古疑城莫此難破茲欲直迺仲景全神不得不先勘破叔和如太陽經中證緒分頭後學已難入手乃更插入溫病合病併病少陽病過經不解病坐令讀者茫然譬諸五穀雖為食寶設不各為區別一槩混種混收鮮不貽耕者食者之困矣如陽明經中漫次仲景偶舉問答一端隸於篇首綱領倒置先後差錯且無扼要至於春溫夏熱之證當另立大

綱頴自名篇者迺憤然不識此等大關一差則冬傷於寒春傷於溫夏秋傷於暑熱之旨盡晦致後人誤以冬月之方施於春夏而歸咎古方之不可以治今病者誰之過歟至於霍亂病陰陽易差後勞復等證不過條自中事耳迺另立篇名與六經並峙又何輕所重而重所輕耶仲景之道入但知得叔和而明孰知其因叔和而墜也哉

尚論篇
 仲景傷寒論先辨林億成無已校註之失
 王叔和於仲景書不察大意妄行編次補綴尚存闕
 疑一綫觀其篇首之辭謂痙濕暍雖同為太陽經病
 以為宜應別論者其一微也觀其篇中謂疾病至急
 倉卒尋按要旨難得故重集可與不可方治者其一
 微也觀其篇末補綴脉法分為二篇上篇仍仲景之
 舊下篇託仲景以傳猶未至於顛倒大亂者其一微
 也第其不露補綴之痕反以平脉本名易為辨脉而
 陰行一字之顛倒此吾所為譏其僭竊耳若夫林億

尚論
 仲景傷寒論先辨林億成無已校註之失
 王叔和於仲景書不察大意妄行編次補綴尚存闕
 疑一綫觀其篇首之辭謂痙濕暍雖同為太陽經病
 以為宜應別論者其一微也觀其篇中謂疾病至急
 倉卒尋按要旨難得故重集可與不可方治者其一
 微也觀其篇末補綴脉法分為二篇上篇仍仲景之
 舊下篇託仲景以傳猶未至於顛倒大亂者其一微
 也第其不露補綴之痕反以平脉本名易為辨脉而
 陰行一字之顛倒此吾所為譏其僭竊耳若夫林億

之校正成無已之詮註則以脉法為第一卷矣按仲
 景自敘云平脉辨證為傷寒卒病論合十六卷則脉
 法洵當隸於篇首但晉承漢統仲景遺書未湮叔和
 補綴之言不敢混入姑附於後不為無見二家不察
 竟移編篇首此後羚羊掛角無跡可求詎能辨其孰
 為仲景孰為叔和乎然猶隱而難識也其序例一篇
 明係叔和所撰何迺列於第二卷豈以仲景之書非
 序例不能明耶即使言之無弊亦無先傳後經之理
 況其蔓引贅辭橫插異氣寸瑜尺瑕何所見而崇信

若是致令後學畫蛇添足買櫝還珠煌煌聖言千古
 無色是二家羽翼叔和以成名比以長君逢君無所
 逃矣至其註釋之差十居六七夫先已視神髓為糟
 粕矣更安望闡發精理乎

王叔和序例傳習已久中入已深欲削去之而坊刻盛行難掩衆目姑存原文駁正其失以定所宗非故攻擊前賢實不得已之思耳陰陽大論云春氣溫和夏氣暑熱秋氣清涼冬氣冷冽此則四時正氣之序也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耳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為病以傷寒為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

駁正王叔和序例

王叔和序例傳習已久中入已深欲削去之而坊刻盛行難掩衆目姑存原文駁正其失以定所宗非故攻擊前賢實不得已之思耳陰陽大論云春氣溫和夏氣暑熱秋氣清涼冬氣冷冽此則四時正氣之序也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耳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為病以傷寒為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

引用內經足見大意然入一毒字便開過端
中而即病者名曰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膚
寒邪繇肌膚而入辛苦之人邪藏肌膚則有之若
膏粱輩冬不藏精者其寒邪且有藏於骨髓者矣
是未可以一端定也

至春變為溫病

變字下得怪誕駭入 設謂春氣既轉為溫則病
發不當名傷寒當變其名為溫病則正矣
至夏變為暑病

此一語尤為無據蓋暑病乃夏月新受之病豈有
冬月伏寒春時不發至夏始發之理乎 設謂夏
氣既轉為熱外邪當變名為熱病則正矣
暑病者熱極重於溫也

此一語更添蛇足設有冬時伏寒至春不發其邪
本輕可知豈有反重於溫之理乎其誤始於楊操
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皆繇冬時觸寒所致
非時行之氣也

內經但言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未嘗言夏必病暑

也。但言夏傷於暑，秋必痲痺，未嘗牽引冬春也。其意蓋謂春月之病始於冬，秋月之病始於夏耳。此等關頭不徹，故以溫熱病並舉，故謂暑重於溫。凡時行者，春時應暖而反大寒，夏時應熱而反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

未明傷寒，先明異氣，借客形之，王似無不可，但傷寒要領全不挈出，通篇有客無主，殊不可耳。

夫欲候知四時正氣為病，及時行疫氣之洪，皆當按斗曆占之。九月霜降後，宜漸寒，向冬大寒，至正月雨水節後，宜解也。所以謂之雨水者，以冰雪解而為雨水故也。至驚蟄二月節後，氣漸和暖，向夏大熱，至秋便涼，從霜降以後，至春分以前，凡有觸冒霜露，體中寒，即病者，謂之傷寒也。其冬有非節之暖者，名曰冬溫，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冬溫復有先後，更相重沓，亦有輕重為治不同，證如後章。

漫衍已意，明異氣之輕重不同，於仲景之文無涉。

况復所言紕謬。證如後章其意指篇後溫瘧風
溫溫毒溫疫為言此無識之最者也。然後來諸家
偏奉之為祖詎非得所託而傳信耶。真紫之奪朱
鄭聲之亂雅樂矣。詳辨附序例後。

從立春節後其中無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壯熱
為病者此屬春時陽氣發於冬時伏寒變為溫病
於字費解。到底說變為溫病直是該淫生心
從春分以後至秋分節前天有暴寒者皆為時行寒
疫也。

此正春溫夏暑秋熱三氣主病之時何乃全不序
及反重衍夏秋之異氣攪亂經常豈以三時原無
正氣主病乎抑仲景論中原無綱領可求乎可見
醫事自晉代已失所宗何況今日哉。

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時陽氣尚弱為寒所折病熱
猶輕五月六月陽氣已盛為寒所折病熱則重七月
八月陽氣已衰為寒所折病熱亦微其病與溫及暑
病相似但治有殊耳。

以陽氣為暴寒所折而分病熱之輕重前云暑病

重於溫從此左見耳 叔和未嘗序明溫暑病也
茲云異氣病與溫暑病相似但治有殊然則溫暑
病將何似耶將何治耶疎漏多矣
十五日得一氣於四時之中一時有六氣四六名爲
二十四氣也然氣候亦有應至而不至或有未應至
而至者或有至而太過者皆成病氣也但天地動靜
陰陽鼓擊者各正一氣耳是以彼春之暖爲夏之暑
彼秋之忿爲冬之怒
蔓衍內經不見大意

是故冬至之後一陽爻升一陰爻降也夏至之後一
陽氣下一陰氣上也
此復姤二卦之義引入序例不切
斯則冬夏二至陰陽合也春秋二分陰陽離也
此分至之義內經謂至則氣同分則氣異何等明
顯纔換合離二字便自駭觀
陰陽交易人變病焉
內經謂陰陽相錯而變由生也何等圓活纔換交
易變病等字便費解此變溫變暑所自來乎

尚論篇 駁正序例

此君子春夏養陽秋冬養陰順天地之剛柔也
內經謂養陽以涼以寒養陰以溫以熱所以然者
從其根故也妙義合為疏出

小人觸冒必嬰暴疹須知毒烈之氣留在何經而發
何病詳而取之

前云寒毒藏於肌膚此云須知留在何經而發何
病非故自相矛盾其意實為溫瘧風溫溫毒溫疫
作開山祖師也後人孰辨其為一場懵懂乎

是以春傷於風夏必飡泄夏傷於暑秋必病瘧秋傷

於濕冬必咳嗽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必然之道可
不審明之

此傷於四時之正氣而為病者但內經先言冬傷
於寒春必病溫乃至傷風傷暑以次遞及見春夏
秋三時之病多始於冬秋冬二時之病多始於夏
耳然飡泄與咳嗽兼涉內因惟傷寒傷溫傷暑方
是外感之正仲景會此意故以傷寒立論而苞舉
溫暑在內如絲入扣始非不知而作若叔和引經
止以春夏秋冬為序渾與流俗之見無別矣此岐

尚論篇 卷首 駁正序例 十三

路之紛趨所繇來者遠也

傷寒之病逐日淺深以施方治今世人傷寒或始不早治或治不對病或日數久淹困乃告醫醫人又不依次第而治之則不中病皆宜臨時消息制方無不效也今搜採仲景舊論錄其證候診脈聲色對病真方有神驗者擬防世急也

仲景之書叔和但言搜採其非寤寐神遊可知所以不窺作者之原漫無表章之實孰謂叔和為仲景之徒耶

又土地溫涼高下不同物性剛柔食居亦異是故黃帝興四方之間岐伯舉四治之能以訓後賢開其未悟者臨病之工宜須兩審也

仲景於黃岐之道以述為作另闢手眼叔和凡引內經之文皆非典要安能發明其什一

凡傷於寒則為病熱熱雖甚不效若兩感於寒而病者必死尺寸俱浮者太陽受病也當一二日發以其脈上連風府故頭項痛腰脊強尺寸俱長者陽明受病也當二三日發以其脈挾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

鼻乾不得臥，尺寸俱弦者，少陽受病也。當三四日發，以其脈循脇絡於耳，故胸脇痛而耳聾。此三經皆受病，未入於府者，可汗而已。尺寸俱沉細者，太陰受病也。當四五日發，以其脈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噎。乾尺寸俱沉者，少陰受病也。當五六日發，以其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尺寸俱微緩者，厥陰受病也。當六七日發，以其脈循陰器，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此三經皆受病，已入於府，可下而已。入府未入府，少變內經入藏原文，此處即精。

若兩感於寒者，一日太陽受之，即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煩滿而渴。二日陽明受之，即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語。三日少陽受之，即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入者，六日死。若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則榮衛不行，府藏不通，則死矣。

其得病陰陽兩證，具見其傳經亦陰陽兩經俱傳，則邪氣瀰滿充斥，法當三日主死。然必水漿不入，不知入者，方為榮衛不行，府藏不通，更越三日而

尚論篇 卷首 駁正序例 十五

陽明之經脉始絕也。引內經微旨序兩感病甚精。其不兩感於寒，更不傳經，不加異氣者，至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也。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歇也。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也。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舌乾，乾當潤已而噎也。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也。

自凡傷於寒，則為病熱。至此皆內經熱論篇原文，叔和但增更不傳經八個字，便有許多牽強。

若過十三日以上，不問尺寸陷者，大危。

尺寸之脉深陷，正氣衰微，莫能載邪外出。既已過經，其病不問，誠為危候。

若更感異氣，變為他病者，當依舊壞證病而治之。

仲景於壞證全不立法，其太陽經之壞證，知犯何逆，原用太陽經本法治之。其少陽經之壞證，知犯何逆，原用少陽經本法治之。豈有更加異氣，可雜用太少二經諸法治之之理。觀此則叔和漫不知壞證作何解，乃教後人遵用其法，所謂一盲引衆。

盲相將入火坑也悲哉

若脉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者變為溫瘧陽脉浮滑陰脉濡弱者更遇於風變為風溫陽脉洪數陰脉實大者更遇溫熱變為溫毒溫毒為病最重也陽脉濡弱陰脉弦緊者更遇溫氣變為溫疫以此冬傷於寒發為溫病脉之變證方治如法

叔和每序傷寒必插入異氣欲鳴已得也及序異氣則借意難經自作聰明漫擬四變疑鬼疑神駭成妖妄難經雖云傷寒有五其脉有變否變者辨

也辨脉定證也設使叔和稍為平易但云冬傷於寒至春重感於寒其脉陰陽俱盛者名為溫瘧冬傷於寒至春更遇於風其脉陽浮滑陰濡弱者名為風溫乃至溫毒溫疫俱順理立說則雖擬病失倫而大關不害為正其如叔和未肯平易何後世但知叔和為傷寒論作序例不識其草澤姦雄稱孤道寡故有晉以後之譚醫者皆偽統也今移論春溫大意并論溫疫大意二篇附序例後其詳載在春溫卷中

凡人○有疾○不時○即治○隱忍○冀差○以成○痼疾○小兒○女子○益以○滋甚○時氣○不和○便當○早言○尋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時○治之○罕有○不愈○者○患人○忍之○數日○乃說○邪氣○入藏○則難○可制○此為○家有○患備○慮之○要凡○作湯○藥不可○避晨○夜覺○病須○臾即○宜便○治不○等早○晚則○易愈○矣如○或差○遲病○即傳○變雖○欲除○治必○難為○力服○藥不○如方○治縱○意違○師不○須治○之此○巴人○下里○之音○通國○所為○和之○者乎○凡傷○寒之○病多○從風○寒得○之始○表中○風寒○入裏○則不

太滿則邪熱結胸中外及不寒熱此云非太滿猶寒熱恐入候攻其裏也

消矣○未有○溫覆○而當○不消○散者○不在○證治○擬欲○攻之○猶當○先解○表乃○可下○之若○表已○解而○內不○消非○大滿○猶生○寒熱○則病○不除○若表○已解○而內○不消○大滿○實堅○有燥○屎自○可除○下之○雖四○五日○不能○為禍○也若不○宜下○而便○攻之○內虛○熱入○協熱○遂利○煩燥○諸變○不可○勝數○輕者○困篤○重者○必死○矣叔○和筆○力軟○弱纏○擾如○此下○段入○理深○譚正○未可○及後○人不○善讀○者每○遇陽○明二○三日○下盜○藉為○口實○延至○六七○日方○下而○枯槁○無救○者多○矣此○則於

叔○和○何○尤○

夫陽盛陰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
引難經辭不達意最足惑人其意謂陽邪不解下
入陰中以陽乘陰則爲陽盛陰虛故可下而不可
汗然前云此三陰邪入於裏可下而已於理甚精
此但云陽盛陰虛則陽邪或在本位而未入於府
尚不可知安見其可下乎若然所云太滿猶生寒
熱不可攻下之說自相矛盾矣
陽虛陰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

陽○虛○陰○盛○多○有○直○中○陰○經○之○候○汗○之○則○愈○
易○其○意○謂○陰○乘○陽○位○則○爲○陽○虛○陰○盛○故○可○汗○而○不
可○下○然○外○邪○初○入○陽○分○終○非○陰○盛○可○擬○難○經○有○問
有○答○卽○表○病○裏○和○裏○病○表○和○之○謂○易○不○釋○明○引○之
夫如是則神丹安可以誤發甘遂何可以妄攻虛盛
之治相背千里吉凶之機應若影響豈容易哉況桂
枝下咽陽盛則斃

風邪入衛則爲陽邪熾盛於表仲景用桂枝湯以
解散肌表之邪正天然不易之良法也何反構此

危詞豈誤以寒邪入營為陽盛耶。夫寒邪入營，但為陰邪熾盛於表，所以仲景於脈浮緊無汗者，有桂枝之禁，謂當用麻黃湯也。即誤用桂枝，亦未必遂成灰證。況於下咽即斃，視等砒霜妄為鄭重，叔和全不達仲景之旨，毋怪後人之吠聲矣。

承氣入胃陰盛以亡

即難經陽虛陰盛下之則死之說，衍入承氣務以惑人。直中陰經之證，大勢陰盛陽虛，傳經傷寒之證，大勢陽盛陰虛，瘧證大勢陰陽更盛更虛，內

傷證，大勢陰陽偏盛偏虛，不可同語，亦不必語。死生之要在乎須臾，視身之盡不暇計，日此陰陽虛實之交錯，其候至微，發汗吐下之相反，其禍至速，而醫術淺狹，懵然不知病源為治，乃誤使病者殞沒，自謂其分至冷，冤魂塞於冥路，死屍盈於曠野，仁者鑒此，豈不痛歎。

凡兩感病俱作，治有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而執迷妄意者，乃云神丹甘遂合而飲之，且解其表，又除其裏，言巧似是，其埋實違，夫智者之舉錯也，嘗審以

慎愚者之動作也。必果而速。安危之變。豈可詭哉。世
上之士。但務彼翕習之榮。而莫見此傾危之敗。惟明
者居然能護其本。近取諸身。夫何遠之有焉。
兩感病治有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持說甚正。
惜其不致詳耳。

凡發汗。溫服湯藥。其方雖言日三服。若病劇不解。當
促其間。可半日中進三服。若與病相阻。即便有所覺。
病重者。一日一夜。當晬時觀之。若服一劑。病證猶在。
故當復作本湯服之。至有不肯汗出。服三劑。乃解。若

汗不出者。死病也。

凡得時氣病。至五六月。而渴欲飲水。飲不能多。不啻
與也。何者。以腹中熱尚少。不能消之。便更與人作病
也。至七八日。大渴欲飲水者。猶當依證而與之。與之
常令不足。勿極意也。言能飲一斗。與五升。若飲而腹
滿。小便不利。若喘若噦。不可與之也。忽然大汗出。是
為自愈也。

凡得病。反能飲水。此為欲愈之病。其不曉病者。但聞
病飲水。自愈。小渴者。乃強與飲之。因成其禍。不可復

數也

時氣病飲水不能消當與勿強與有次第
凡得病脈脈動數服湯藥更遲脈浮大減小初躁後
靜此皆愈證也

凡治溫病可刺五十九穴又身之穴三百六十有五
三十六穴灸之有實七十九穴刺之為災并中髓也

引用內經五十九刺之法治溫中窾

凡脈四損三日死平人四息病人脈一至名曰四損
脈五損一日死平人五息病人脈一至名曰五損脈

六損一時死平人六息病人脈一至名曰六損脈盛
身寒得之傷寒脈虛身熱得之傷暑脈陰陽俱盛大
汗出不解者死脈陰陽俱虛熱不止者死脈至乍疎
乍數者死脈至如蠶索者其日死讖言妄語身微熱
脈浮大手足溫者生逆冷脈沉細者不過一日死矣
此以前是傷寒熱病證候也引損脈入傷寒大謬
按仲景遵內經熱病之旨作傷寒論明以內經為
例叔和可無序也即欲附贅引內經原文發明切
要以便後學足矣其插入異氣蔓衍繁文誠何心

哉。豈以仲景所無煉石足補天缺耶。則自勒一家言。另緯其後。聽人之從違可耳。乃造不經之說。混亂經常。至經常大義。不挈一語。以此網羅英賢。悉入彀中。其授受之途。蓋已千年長夜矣。有志躋仲景之堂者。能無大剖叔和之藩也哉。

論春溫大意并辨叔和四變之妄

喻昌曰。春溫之證。內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論溫起之大原也。傷寒論云。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與瘧。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此論溫成之大勢也。仲景以冬不藏精之溫。名曰風溫。其脈陰陽俱浮。

正謂少陰腎與太陽膀胱一藏一府同時病發所以其脉俱浮也發汗後身反灼熱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一一盡顯少陰本證則不可復從太陽為治况脉浮自汗更加汗之醫殺之也所以風溫證斷不可汗即誤下誤火亦經氣傷而陰精盡皆為醫促其亡而亡逆再逆促命期矣於此見東海西海心同理同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後人不察惜其有論無方詎知森森治法全具於太陽少陰諸經平晉王叔和不究仲景精微之蘊裁風種電為不根之

譚妄立溫瘧風溫溫毒溫疫四變不思時發時止為瘧瘧非外感之正病也春木主風而氣溫風溫即是溫證之本名也冬病不解其熱邪熾盛是為溫毒溫毒亦病中之病也至溫疫則另加一氣乃溫氣而兼瘟氣又非溫證之嘗矣今且先辨溫瘧溫瘧正冬不藏精之候但其感邪本輕故止成瘧耳黃帝問溫瘧舍於何藏岐伯對曰溫瘧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燥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

因暑汗而發故知非重感於寒矣

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則熱矣衰則氣復反入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此可見溫瘧為冬不藏精故寒邪得以入腎又可見溫瘧遇溫尚不易發必大暑大汗始發之也叔和反以重感於寒立說豈其不讀內經乎抑何不思之甚耶今且再辨風溫春月時令本溫且值風木用事風溫二字自不得分之為兩凡病溫者悉為風溫即如初春地氣未升無濕溫之可言也天氣微寒無溫熱之可言也時令和

煦無溫疫之可言也其所以主病之故全係於風試觀仲景於冬月正病以寒統之則春月正病定當以風統之矣夫風無定體在八方則從八方在四時則從四時春之風溫夏之風熱秋之風涼冬之風寒自然之道也叔和因仲景論溫條中重挈風溫故謂另是一病不知仲景於溫證中特出手眼致其叮嚀見冬不藏精之人兩腎間先已習習風生得外風相召而病發必全具少陰之證故於溫字上加一風字以別太陽之溫耳叔和妄擬重感重變乃至後人作賦

云風溫濕溫今發正汗則危惡難醫又云因知風溫
汗不休當用漢防已隔靴搔痒於本來之面目安在
哉今且再辨溫毒夫溫證中之有溫毒一如傷寒證
中之有陽毒陰毒也傷寒不以寒毒另為一證則溫
病何得以溫毒更立一名耶況溫毒復有陰陽之辨
太陽溫證病久不解結成陽毒少陰溫證病久不解
結成陰毒叔和不知風溫為陰邪故但指溫毒為陽
毒以致後人襲用黑膏紫雪陰毒當之慘於鋒刃其
階厲亦至今未已耳其溫疫一證另辨致詳

詳論溫疫以破大惑

喻昌曰聖王御世春無愆陽夏無伏陰秋無凄風冬
無苦雨乃至民無夭札物無疵癘太和之氣瀰滿乾
坤安有所謂溫疫哉然而周禮儺以逐疫方相氏掌
之則溫疫之繇來古有之矣鄉人儺孔子朝服而致
其誠敬蓋以裝演巨像為儺神不過彷彿其形聖人
以正氣充塞其間俾疫氣潛消迺位育之實功耳古
人元旦汲清泉以飲芳香之藥上巳採蘭州以襲芳
香之氣重滌穢也後漢張仲景著傷寒論欲明冬寒

春溫夏秋暑熱之正，自不能併入疫病以混嘗法。然至理已畢，具於脈法中，叔和不爲細繹，乃謂重感於寒變爲溫疫。又謂春時應暖而復大寒，夏時應大熱而反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又謂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冬溫復有先後更相重沓，亦有輕重爲治不同。又謂從春分節以後至秋分節前，天有暴寒者皆爲時行寒疫也。蓋以春夏秋爲寒疫，冬月爲溫疫，所以又一

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時陽氣尚弱爲寒，所折病熱猶輕。五月六月陽氣已盛爲寒，所折病熱則重。七月八月陽氣已衰爲寒，所折病熱亦微。後人奉此而廣其義，謂春感清邪在肝，夏感寒邪在心，秋感熱邪在肺，冬感溫邪在腎，填麓遞奏，舉世若狂矣。嗟嗟疫邪之來，果寒折陽氣乘其所勝而直入精神魂魄之藏，人無噍類久矣。更有謂疫邪無形象聲臭，定時定方，可言是以一歲之中長幼莫不病，此至病傷寒者，百無一二。治法非疎裏則表不透，非戰汗則病不解，愈

尚論篇 卷首 二二
募愈遠。究竟所指之疫。仍爲傷寒。傷溫。傷暑。熱之正。病疎裏則下。早可知。戰汗則失表。可知。穢足自呈。敗。關耳。夫四時不正之氣。感之者。因而致病。初不名疫也。因病致死。病氣尸氣。混合不正之氣。斯爲疫矣。以故雞瘟。死雞。猪瘟。死猪。牛馬瘟。死牛馬。推之於人。何獨不然。所以饑饉兵凶之際。疫病盛行。大率春夏之交。爲甚。蓋溫暑熱濕之氣。交結互蒸。人在其中。無隙可避。病者當之。魄汗淋漓。一人病氣。足充一室。況於連牀。並榻。沿門闔境。共釀之氣。益以出戶。尸蟲載道。

腐墻燔柴。掩席委壑。投崖種種。惡穢土溷。蒼天清淨之氣。下敗水土。物產之氣。人受之者。競上親下。病從其類。有必然之勢。如世俗所稱。大頭瘟者。頭面腮頤。腫如瓜瓠者。是也。所稱蝦蟆瘟者。喉痺失音。頸筋脹大者。是也。所稱瓜瓢瘟者。胸高脇起。嘔汁如血者。是也。所稱疔瘡瘟者。遍身紅腫。發塊如瘤者。是也。所稱絞腸瘟者。腹鳴乾嘔。水泄不通者。是也。所稱軟脚瘟者。便清泄白。足重難移者。是也。小兒痘瘡。尤多以上。疫證不明。治法咸委劫運。良可傷悼。大率溫疫痘疹。

古昔無傳不得聖言折衷是以墮落叔和坑塹曾不
若俗見摸索病狀反可顧名思義也昌幸微窺仲景
一斑其平脉篇中云寸口脉陰陽俱緊者法當清邪
中於上焦濁邪中於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潔也濁邪
中下名曰渾也陰中於邪必內慄也凡二百六十九
字闡發奧理全非傷寒中所有事乃論疫邪從入之
門變病之總所謂赤文綠字闕天闢地之寶符人自
不識耳篇中大意謂人之鼻氣通於天故陽中霧露
之邪者為清邪從鼻息而上入於陽入則發熱頭痛

項強頸攣正與俗稱大頭瘟蝦蟆瘟之說符也人之
口氣通於地故陰中水土之邪者為飲食濁味從口
舌而下入於陰入則其人必先內慄足膝逆冷便溺
妄出清便下重臍築湫痛正與俗稱絞腸瘟軟脚瘟
之說符也然從鼻從口所入之邪必先注中焦以次
分佈上下故中焦受邪而不治中焦不治則胃中
為濁營衛不通血凝不流其釀變即現中焦俗稱瓜
瓤温疣痞瘟等證則又陽毒癰膿陰毒遍身青紫之
類也此三焦定位之邪也若三焦邪瀾為一內外不

通藏氣熏蒸。上焦怫鬱，則口爛食斷。衛氣前通者，因熱作使，遊行經絡藏府，則為癰膿。營氣前通者，因召客邪，噎出聲，嗝咽塞熱，擁不行，則下血如豚肝。然以營衛漸通，故非危候。若上焦之陽，下焦之陰，兩不相接，則脾氣於中，難以獨運。斯五液注下，下焦不闔，而命難全矣。傷寒之邪，先行身之背，次行身之前，次行身之側，繇外廓而入，溫疫之邪，則直行中道，流布三焦。上焦為清陽，故清邪從之上入；下焦為濁陰，故濁邪從之下入；中焦為陰陽交界，凡清濁之邪，必從此

區分。甚者，三焦相溷，上行極而下，下行極而上，故聲嗝咽塞，口爛食斷者，亦復下血如豚肝，非定中上不及下，中下不及上也。傷寒邪中，外廓故一表即散，疫邪行在中道，故表之不散。傷寒邪入胃府，則腹滿便堅，故可攻下；疫邪在三焦散漫不收，下之復合，此與治傷寒表裏諸法有何干涉？奈何千年憤憤，試折衷以聖言，從前謬迷，寧不渙然水釋哉？治法未病前，預飲芳香正氣藥，則邪不能入；此為上也。邪既入，急以逐穢為第一義，上焦如霧，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

上中下勿
段解毒

如○漚○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瀆○決○而○逐○之○兼○以○
解○毒○營○衛○既○通○乘○勢○追○拔○勿○使○潛○滋○詳○訂○諸○方○載○春
温方後

有問春夏秋蒸氣成疫豈冬温獨非疫耶余曰冬
月過温腎氣不藏感而成病正與不藏精之春温
無異計此時有春無冬三氣即得交蒸成疫然遇
朔風驟發則蒸氣化烏有矣是以東南冬月患正
傷寒者少患冬温及痘瘡者最多西北則秋冬春
皆患正傷寒殊無温疫痘瘡之患矣此何以故西

北土高地燥即春夏氣難上升何況冬月之凝滯
東南土地卑濕為霧露之區蛇龍之窟其温熱之
氣得風以播之尚有可耐設日暮無風水中之魚
衣中之虱且為飛揚況於人乎蒸氣中原雜諸穢
益以病氣死氣無分老少觸之即同病狀矣此
時朔風了不可得故其氣轉積轉暴雖有薰風但
能送熱不能解涼盛世所謂解慍阜財者在兵荒
反有注邪佈穢之事矣叔和以夏應大熱而反大
寒為疫詎知大寒正疫氣消弭之候乎故疫邪熾

盛惟北方始能消受詩惡諧人思欲投異有北以
熄其燄析義精矣鄉紳萬吉人營葬五雷驚蛇之
地觸動土瘟壯者病疫少者病痘一夕暴死五人
余令於瑩北掘井二丈投猪首饅首蒸飯促引土
氣下收旋封其井卽得安全無損此余偶試楊曾
之祕非心得也范文正公守饒冬温吏請禱雪公
取薄冰置座嘿坐良久瑞雪滿空頃深三尺蟲賊
疫鬼何地潛蹤耶可見先儒退藏於密借凝冰爲
影地已攝大地於清冷之淵矣詎非法王手眼乎

予所見

